

◆诗园

我的青春 渴望远方

洞口文昌中学1504班 潘勃米

阳春三月，
我在雪峰山麓的小城，
心中，却住着远方——
北疆的黄沙大漠，
南国的椰林海滩，
还有那东方那烟雨杭州……
此间有炊烟、柳浪，
有油菜花香，
有清新柔风，
有莺飞草长，
这些都是极好的，
可梦想，在远方。

想跨上一匹骏马，
驰骋天地地平线；
欲搭乘一列火车，
飞奔都市的不夜天；
要不然登上一艘巨轮，
漂泊遥远的异国他乡。

此间有家人、朋友、记忆，
可心中，只有远方。
不甘囿于文昌塔下这小小的天地，
禁锢于铁硬的学校围墙。
自由奔放，
流浪远方。
曾策马仰望边陲小镇的蓝天白云，
也曾坐轻轨游览了繁华都市的火树银花，
乘坐邮轮，
到过有薰衣草香的普罗旺斯……
可是啊，
那都只是梦幻一场。
我为何执意要去远方？
不是不知山清水秀的洞口塘也令远方的游子魂牵梦往。
青春，激情，
尊严，理想，
去远方寻找真理的答案，

去远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
总是埋头琢磨千变万化的xyz，
充斥在耳边的不是乐章，
是周而复始的上下课铃响。
挥笔泼墨，从没写下过华章，
刷不完的数理化试题啊，
冷漠的笔总是悬于考卷之上。
如此这般只能期待以后的远方，
以后的远方，热血冷却已不再青春。
终有一天，我会在远方装着——
哺育我故乡的无限美好，
在渴望远方的青春里枯守着家乡，
在心正疲惫时却苦苦地思念起故乡。
不要像沉溺于傻瓜一样的纠结，
百无一用的是懦夫般的彷徨。
是风就要卷云撞击出划过天空的闪电，
是水就要奔腾不息直到大海汹涌起浪花。
青春的我浑身朝气，
心从不曾停留，渴望远方。

◆回望

寒假趣事

隆回县九龙学校七年级49班 魏珮琪

阳光轻轻地落在我的脸上，正在发呆想着寒假里有趣的事情的我“扑哧”一声笑了。想知道我在想什么吗？让我慢慢向你道来。

趣事一：闯祸啦

早在春节前夕，便得知春节期间县城内不得燃放烟花。过年那天晚上，我望着冷冷清清的窗外，不由得嘟起了嘴：“这年过得一点都不热闹！”这时，弟弟贼兮兮地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姐姐，放鞭炮去！”我一蹦三尺高，兴冲冲地跑下楼，直奔门外。“砰砰砰！”五彩缤纷的烟花在空中绽开笑脸，炫目的光芒照亮了我们红扑扑的脸蛋。二叔给我们讲述春节的来历，弟弟妹妹们围着烟火跑来跑去，吵着闹着，我看着这热闹的景象，笑得合不拢嘴。

可惜，快乐的时光如同这绚烂的烟花，美妙却短暂。不一会儿，几辆巡逻车便停在了附近，二叔也觉得不妙——果然，我们放烟花被“逮住”了！二叔二婶忙着跟城管工作人员解释着，我们这群小孩子见闯了祸，蹑手蹑脚地跑上楼。进了房间，来不及安抚紧张得快要跳出的胸口的小心脏，我们终于忍不住，笑倒在地上：“哈哈！还好跑得快！”

趣事二：看花灯

“欢乐中国年，美丽洋湖灯。”到了长沙洋湖公园，刚一进门，迎面便是一排排的花灯，千姿百态、美丽夺目，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洁白可爱的和平鸽、温驯美丽的梅花鹿、宛若仙境的“绿野仙踪”……我们一个个好似“刘姥姥进大观园”，惊叹不已！臭美的表妹更是拉着姨妈不停地拍照，俏皮的模样引得路人纷纷微笑而视。

面对如此美景，弟妹们都忍不住“童性大发”，弟弟拉着我，东张西望，蹦蹦跳跳：“看！那盏花灯像不像只大螃蟹？”我看去，可不是，那只螃蟹花灯正张着大夹子，似乎在向我们问好哩。我笑了：“像！”表妹又将我拉过去，她跳舞似的转了个圈儿，微微低下头：“姐姐，你看，我像不像那只美丽的小天鹅？”我瞧去，那边用数只小彩灯制作的天鹅优雅、高贵，栩栩如生，我说：“人家是天鹅，你是丑小鸭！”“啊！”表妹咬牙切齿地叫道：“说我是丑小鸭，我要你好看！”“哈哈……”我大笑着扬长而去。

趣事三：骑自行车

过年那几天，天气很好。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小朋友们都不约而同地骑出了单车。不知谁提议骑自行车比赛，立即得到响应。“一、二、三，开始！”大家笑嘻嘻地踩出第一步，并排而行，然而行驶了一段路之后，由于年龄、体力的悬殊，队伍开始显得凌乱，一路只听到各种“呼朋引伴”的声音：“妹妹，快点！”“哥哥，等等我！”

作为大姐姐的我，一路上“独领风骚”，微风轻拂我的脸庞，如同妈妈的手在抚摸着，真是舒服极了！我不时地回头看看我身后的“童子军”，哦，真有一种当“老大”的感觉！我慢下来，跟弟弟妹妹们打招呼，叮嘱他们注意看路，别骑得太快，弟弟妹妹们一个个气喘吁吁，红红的脸蛋像极了大苹果，真是可爱呀！

进入初中阶段的第一个寒假，我过得很开心，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如果有机会，我继续将我的寒假趣事讲给你听！

(指导老师：范丽蓓)

◆记录

游青龙洞

隆回一中636班 彭韵竹

镇远是一个青砖黛瓦的古镇。小镇中间的那条河是弯曲的，把镇子绘成了一个太极图，这又为古镇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我们带着好奇进入了集儒、释、道三教于一体的青龙洞。走在山腰那窄窄的小道上，木制的阁楼悬空镶嵌在山体中，不禁令人惊叹古人的智慧。

到了老师讲学地方的时候，天穹正飘着小雨。仰望楼宇，我抑制着心底的激动，生怕惊扰了古楼的灵魂，一步步虔诚地进入古楼，不知道古代的学子是否也像朝圣一般来到这里。

楼内通向上层的楼梯很窄，没有可以扶着的地方。一肩宽的楼梯，仅可一人通过，两侧是高且厚的褚红色的墙壁，一个台阶有十多厘米高，阶面估计是寻常阶面的一半宽，只能勉强勉强强踩上去。楼梯很幽长，无法看清前方的出口，大家在

台阶上似乎很难地走着，走的时候总担心会一脚踏空。但当我走到楼梯口重见开阔时，好似破茧重生一样，这条路难道不像求学之路吗？

在这条路上，人人平等，不论为官，为贾，或权倾天下，或富甲一方，都只能独自前行，没有前呼后拥，也没有鲜花与掌声，只有暗影与自己伴随。

这条没有扶手的路，不也寓意着这条求学之路没有人可以帮助你一蹴而就，这条路没有开遍鲜花，没有红袖添香，只有沿着这条路子然前行。

青龙洞内有很多神像，据说一些当官的，为商的，读书的，都会虔诚赶到这里顶礼膜拜。看着一些人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神像面前，静静地低下头，手交握成太极，叩首，一声木鱼声响起……我忽发奇想：自此以后，这些人真能内心一片平静，无欲无悲了吗？

◆成长

旧时光

张乐

村小的朋友们请我去聚餐，我坐上摩的渐渐逼近熟悉的地界时，心中忐忑不安！如今我再回到这里，往日的一切历历在目。

约莫两个月前，我被调到镇上实习，这原本却是幸事，可我离校的那一天，兜里装着的，其实是遗憾。

我卷铺盖走人的那日，阳光明媚。活泼的阳光都从厚厚的云袄里爬出来，接着像用火融冰激淋一样将一件件的云袄化为透明的蓝水晶。我心里快活不起来，却还是易容出一副心情舒畅的脸孔。

那时我才感受到，理想在现实中根本不堪一击。

我、父亲、母亲，以及两位同事把打包好的大大小小的储物纸箱一摞一摞地堆在房门前，储物箱越积越多，住在我心里的那所房子却跟着越来越空。我快要掩藏不住失落。

流星被信仰者许愿后去了哪里？地底。我把我的失落和从前在这儿碰见的那颗旧流星一同埋进黄土地里。

直到车子开动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回头。

我猜想就算多年以后，佛祖给我两条路，我也会固执地选择放下那条平坦宽敞的康庄大道，而追逐于另一条小山路，尽管它铺满泥泞。我在梦中曾遇见一位算命的老先生，他什么都没为我做，只留下一句话：固执是你这一生中永远吓不走的宿命。

我认了。从一个只有十六人的一年级小班刹那间膨胀成一个拥有六十六位“小流氓”的三年级大班，我只好撑着即将爆炸的头皮大吼一句：冲你姐来吧！老姐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从这以后，我与这些“小流氓”们的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的。

然而短短的几十天里，我从一个小学启蒙老师被这群“小流氓”活生生硬剥成一只披着狼皮的狼，每次我用班主任的“嚣张”口吻“训”他们时，我的眼中就凭空塞进了几十只被洗净了的摆放整齐的小羊羔。这种场景，十几年前似曾相识。

我慢慢地认同繁碎的工作会与时间组装成一台磨面机，将会把之前我经历过的所有磨碾成粉末。谁知粉末最后凝成了糕点，既甜又糯。就如这次我又回到这里。我心中充满恐惧。却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我怕这次之后就再也不愿记起从前用大青椒和小红椒上数学课的场景；跟孩子们一起把马克笔和固体胶取名为大黑和小白的轶事；甚至互递一杯水，一声问候。

这些早已不属于我。在我离去的那日起，它们就不约而同地投入了那张唱着老歌，撒满了萤色翅膀的旧时光摇篮里。

我坐在摩的后座上，疾迅的风吹着我的头发，我想起了昨夜之梦。

昨夜我梦见我就是那位算命的先生，梦见在村小实习的那几个月里，我牵着流浪猫的爪子，沉浸在缓缓向前的旧时光里，没有回头，更无微笑。



百合 刘振华 摄

◆观察

花在笑，风也在笑（外一篇）

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李海娅

我一定是疯了，我看见一只鸟在笑，咧开的大嘴直到耳边。

仰头看，天空硬生生被几根树枝划扯开，枝干枯瘦，意外有些小小一朵儿的黄桂花刚刚开好，挂了满满一树。风一吹纷纷扬扬从枝头跳下来，盖住死掉的鸟，远一点看过去温软旖旎。一瓣儿花瓣颤巍巍笑了起来，比起少女红润的脸庞还要娇俏。

热辣的光线没有遮掩地投在旧土墙上，这鬼天气。市井上谩骂的声音从远处飘飘摇摇过来，我也恍惚了一阵。

啊，墙在笑。土石做的墙质朴得不行，颜色比大地的还要浅得多，那是在几十百年风雨侵蚀下才有的相貌。

他的脚边落了几块红砖，看样子还很年轻。一只鸟和那些吹得离树干更远的桂花待在墙的底下，安心地打着鼾。嘘，就好像白毛女里的父亲。窃笑声躲藏在繁茂的枝叶间，一定要捉出来洗个几遍，把手都搓红。

嘘，就好像漫长的革命旅途。“我的光是比不了太阳，但是我挡在你面前——丁点儿委屈也不让给你。”

土墙伫立，细碎的光影透过缝隙窥伺着另一面。转过头，只看见光线一晃：像极了多年瀑布冲刷下温润的卵石，像极了占地千万亩的崇山峻岭，绵延不息不止。

他只抬起嘴角一笑，眼神更加深邃，皱纹愈发明显，宽容渐显。那些日子又是风又是霜，遮住了严寒遮住了凉薄。为的这场春天的盛事，花在摇那是笑弯了腰，风也在笑，跟着老树和新草。

半生结怨

我喝茶，烧壶水备好茶叶，把茶盏恩怨全部翻出来。褐色的茶叶沉浮在沸腾

的水上。一盏的情仇，一盏的爱恨，好像旧时江湖行走的剑客好不容易到了家破败的小茶馆，碰见了面容姣好性子温顺的姑娘，发生的依旧是刀光剑影的血腥情节。姑娘胆小得像只老鼠偷偷溜走，硬生生折杀了这段年幼的爱情。

后来这名剑客找了个五大三粗的女子，哦，就是那家茶馆的老板娘，暴躁而自立的大女人。

午餐自己动手，卷心菜剥了浸水。半杯颗粒饱满的大米趴在量杯上望着我，心都要软了。牛肉肥肥嫩嫩的，踏着歪歪扭扭的小步子向光滑的鸡蛋走过去，像极了影片里胖嘟嘟的绅士，弯腰行礼时帽子从手里滑下去，那么滑稽。

终于可以出去散散心，日子明媚得很，天空压着云晕，像极了入夜时分，大风走在街上卷着叶子，遒劲的枝干几天不见秃了头。

我能听见午夜火车上疲倦的声音，看见潮湿的巷子里拖着行李走出来的瘦弱姑娘，几年后笑起来温婉可人，眼底尽是风尘的影子。

我能听见风从每个街道上跑过来，彷徨的人怔愣了好一会儿。我看见风的告白，姑娘清脆的婉拒，深夜的倦怠厌烦。

我能听见所有故事的引子，带着我兜兜转转，看过故事的梗概，走过埋着伏笔的情节，直到熟悉每条小巷每个面孔。

半生与纸结怨，看不过清澈的流水一眼到底的爱恋。于是与笔结缘，缠着氤氲的烟，痴狂的薄雾，他们在眼中看得总不清楚。

半生与纸结的怨，平息不下来，就好像戏子迂了千百回的唱腔。清淡不下来，就好像茶里沉浮着的每半阙戏文，书写了一生的曲折。